

文艺作品选

第一輯

火焰山上四十天

何永鰲等著

特 写

作家出版社

目 次

开拓者的故事.....	楊尙武(1)
火焰山上四十天.....	何永鰲(18)
风雪边境.....	碧 野(40)

开拓者的故事

楊尚武

黎明，柔和的阳光，斜射在玻璃窗櫺上，室内变的透亮。我披好衣服，跪在淺藍色的鉄床上，把黃底紅花的窗帘揭开，順手推开那兩扇玻璃窗。火輪似的太阳已昇向地平綫。草原上的日出具有特別的味道，它象一幅大火輪，慢吞吞地，好似怕惊駭了剛剛苏醒的万物，不言不声地移动着。每当看到它，使你回想起海上的日出。不过它的光綫不象那样强烈，比較起来，更加柔和些。窗前，嫩綠肥大的巨叶托起的金黃葵花，已抬起它那沉重的圓盤头；伏在花园里的旱蓮花、金簪花，也展开它那紅艷艷的花瓣儿，迎接着新的一天到来。滚动在肥綠叶子上的水珠儿，顫顫欲滴，被初昇的太阳一照，活象水晶般的串串珍珠。远处，青藏公路的路面上，通往祖国新的石油基地——茫崖的公路上，行駛着滿載重負的車队。車队有四五十輛，嚙嚙一响，震得山搖地动，蹣起淡青色的尘烟，好象初秋的江南大河里的朝霧。車队，象航船一样，沿着一条白帶似的公路，漸漸消失了。草灘上的建筑工地上，工人們已爬上高大的脚手架，掄起鉄錘，发出咚咚噹噹的交响乐。啊！多迷人！多美好的时刻呀！不由使我想起慕生忠少將，前些日子給我講的話。三年前，英雄們一来到这里，就立下了志愿：“要在世

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的大道，要把荒凉的戈壁灘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。”辛勤的劳动，不屈的斗争，英雄们的誓愿终于逐步实现了。前些日子，有关青藏公路的筑路故事，我也听过许多，但为了更了解慕政委那段话的深厚意义，在九月末，我沿着青藏公路做了一次长途旅行，会见了几十个筑路英雄，并和他们谈了家常，使我知道了许多有趣的斗争故事。

三年前，噶尔木还是个荒凉的碱草灘，为了修建青藏公路，开发祖国的富源，才开辟了这个地方。这里距青海省的西宁，有八百多公里；离蘭州，有一千多公里；离拉薩更远了。要修路，运输是第一个大问题：粮食还好解决，只要多用些时间，多派些汽车，日子久了，总可一点一滴的运来；可是菜蔬呢？运至途中就爛了。为了筑路，为了生存，首先要和大自然作斗争。讓碱灘上长出青菜，开出鮮花。

过去，人们对噶尔木有許多說法。有的說：这里空气稀薄，内地来的人不能生存；有的說：这里的土地碱性太大，种出了禾苗都要滷死；还有的說：这里风沙太大，每到风季，卷起来的风沙能把人埋住。英雄们抱着“人定胜天”的决心，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

剛来到噶尔木的时候，滿共才六頂帳篷。那是五三年的春天，正赶上风季，一起大风，刮的昏天昏地，气都难出。仅靠一层薄薄的帆布帳篷，怎能抵住风沙的侵襲呢？每天晚上睡觉时，床鋪上都盖上了銅錢厚的灰沙。时间久了，人們也都习惯了。睡觉时，在草灘上抖擻一下棉被，蒙上头就睡。有时，睡到半夜里，大风竟把帳篷給刮跑了。每逢这种情况，他們就象洪水冲了堤似的一蹦跳出被窩，赤着身子去压捺帳篷四角，用

石头把鉄鑿子釘結实，綁牢。睡覺的問題还好說，一刮起风来，做飯就困难了。那时的鍋灶都是在平平的草灘上按裝的，碰上风和日暖的天气还好，可是，一刮起风来，就成了大問題，遍地是光禿禿的草灘，寻不到一点遮蔽物，尘沙和草沫子乱往鍋里刮。后来，还是石工郝貴海想办法解决了这个困难。你別看郝貴海人老实，不爱說話，腦子可机灵。他拾了几根駱駝队上用过的爛槓架，埋在地下做樁，用草繩綁了个房架子，又割了一大堆紅柳，編了十几个紅柳筐，搭在房架上，外面涂上一层厚泥，搭成一間既漂亮又温暖的伙房。房內修上爐灶，从此，不論刮多大的风，再不为吃飯問題发愁了。

郝貴海是陝北人，从小在家受苦。一幅瓜子臉上，兩只大眼挺有神气。旧社会的生活遭遇，使他学了許多生活本領：他不仅是个出色的石工，就連种庄稼，做木工，生豆芽，做豆腐他都会。他来到草原后，克服了許多困难，給人們增加了不少的福利。冬天到了，在缺磚少瓦的情况下，他盤了一鋪热炕，在常年积雪的昆仑山下生出了豆芽。

一天晚飯后，他背着麻袋去拾牛糞。走到河灘上，見前面有一个寬肩膀身体魁梧的人影，那人也象背着一條麻袋拾牛糞。他急步走近一看，是慕生忠政委，和他同行的还有藏族女翻譯卓馬仓。政委跑到自己头前来拾糞，他感到有些慚愧，刹時間，渾身的血液引起了劇烈地流动，覺得渾身热呼呼的。沒等他更多的思索，慕政委已向他笑嘻嘻地問話了：“貴海，拾了几筐？”

“兩筐。”郝貴海有些不自然的回答道。

慕政委低下头沉思。六只脚在草地上发出嚙嚙嚙嚙的脚

步声，远处，除了河水急流的哗哗声外，再没有一点声音。很久，慕政委才抬起头来，問道：“明年三月，你能交几袋牛粪？”

“一百袋。”也許是心情过分激动，他心里一热，說出了这个数字。

“好！”慕政委喜出望外地說道：“明年春天三月三十一号，我亲自来找你收粪。”他默默走了几步又說，“咱們要在这里修路，就要在这里扎下根。如不能种植，解决不了蔬菜的問題，就很难动工。別輕視这一袋一袋的牛粪，这是修路的第一步。咱們要讓那些保守派看一看，草原上能不能生存，路能否修通。”慕政委有这么个脾气，心里如有事，說着說着感情就冲动了，臉憋的緋紅。

从此，慕政委更熟悉了郝貴海，一有空閒時間，独自一人常鑽到郝貴海他們住的帳篷里来。有一次，他向郝貴海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問題：

“貴海，你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”這個問題的突然提出，却使郝貴海不知怎样回答了。他本来就有点靦腆，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問題面前，更显得尷尬。他笑了笑，沒有回答。沉悶了一个時間之后，慕政委自答地說：“是为了吃？喝？混日子？”

“嘎！”郝貴海有些焦急了，脖子里憋出青筋，因为身体削瘦，青筋更突出了：“要單單为了吃，我跑到这里干什么？在陝北还缺我一碗飯吃！”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說为了革命事業；可是你應該了解，若想搞革命事業，要碰多少釘子，走多少彎路，而且眼前还摆着多少困难。”

“再苦，也不会吃黑豆瓣子做的錢錢飯。”郝貴海鼓起了勇氣，大胆地插斷了慕政委的談話。直到魏老喚慕政委吃飯，他們的談話才告一段落。

从这天起，郝貴海心里常想：“万事起头难”，这一点都不假。要修路，就要在这里扎住脚，种植是能不能生存的第一关。想来想去想到拾粪这件事，他更积极地行动起来了。白天放駱駝，吃罢飯抓起筐子就到河灘去拾粪。冬天的草原上是够冷的，常常天不亮，别的同志还在厚被子里酣睡着，可他早从晨色朦朧的河畔上撿回一筐牛粪了。日子一久，他把時間支配的更科学了。礼拜天，他帶上几个糌粑馍，背着一条牛毛口袋，走得远远的，一直走到平常人沒去过的地方。一整天連口水也顧不上喝，用突击的方式拾上一大堆牛粪。牛粪拾好了，再用較短的游戏時間，一趟一趟的往家背。不知他的計劃的人，吃罢飯要拉他打扑克，他把袖子一甩，死也不去，心想：“你打你的扑克牌，我完成我的計劃。”就这样，到了五四年三月，他超額完成了一百五十筐牛粪。

这年秋天，睡了几万年的草原上，終於長出了嫩綠的蔬菜，开出了黃色的耀眼的葵花，長着粗大蘿卜的田埂上，爬滿了蜿蜒細長的瓜蔓，結出大海碗口大的西瓜。同志們一見，高兴地跳起来，起了个名字叫“貴海瓜”。

二

五四年的五月初，公路要正式修筑了。慕生忠政委召开了全体人員的動員大会。修公路說起来是个故事，將來后代的孩子们，也許会永远把它当做有趣的故事来談述；就是在今

天，住在內地和城市的人們，聽到這件事，也會引起滿懷驚訝和敬慕心情。你想，兩千多公里的綫路，要翻過海拔五千三百公尺的唐古拉山和昆侖山，要涉過幾十條河流，其中包括長江的上游通天河，行進在平均四千五百公尺的高原上，這是多大的困難啊！在最初，只有一百四十二個工人，和由王宏恩連長帶領下的十二個工兵健兒。工具方面，更加缺少的可憐，起初，僅有三十八把圓銼，九十把寬鋤，一根撬槓和少許的炸藥。戰士們就是用這些原始工具，去征服號稱世界屋脊的唐古拉山的！當時真有一部分保守的人，把這件偉大的事業當做笑料，他們說築路是做夢，說白天修不通路，只好在夜間做夢，去夢見一條暢通到拉薩的路；但千真萬確的事實說明這並不是夢，我們就在這樣艱巨的環境里修成了公路。參加築路的工人們，絕大部分是翻身不久的青年農民，有來自甘肅河西走廊的農民，有來自原寧夏省草原上的駝員，還有一部分是當地蒙、哈、藏民子弟。小伙子個個長得黑紅結實，空氣稀薄的高原生活，沒撓倒他們；反而使他們個個都長得肉敦敦的，每個人的心腹里象埋藏着取之不完，用之不尽的潛動力。築路副總指揮任啟明同志，在創造方面打响了第一炮。當時找不到綫路，手下又沒有一點有關高原地理詳圖，不知選綫去向。在慕政委的指示下，他帶了幾個同志，吆着兩輛木輪和兩輛膠輪車，爬過一座座高山，一片片的草原，繞向長江的上游。經歷了兩個多月的探險家的生活，終於把大車拖到了黑河。這次試探性的行動，對地理情況得出了結論，那就是：“地越高，山越小；山越大，水越淺。”這個結論，給築路大軍增強了信心，加足了勇氣。

祖國的偉大，有得天獨厚的條件，這是說有築路的可能；決不是說把山巒成海的山峯，一望無垠的草原築成公路沒有困難。公路修了六十幾公里，一到雪水河，就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。這裡有兩個大坡，中間橫躺着一條大河，兩個坡都有三四十公尺高，象陡峭的懸崖，黑壓壓的矗立在雪水河旁。坡的土質很堅，从上到下，全部是石子凝結着膠泥土。鎬頭落下去，刨個白點，戰士們叫它天然混凝土。要修路，就要破這第一關。後來，工人雖增加到一千多人，但如象平時的工作速度，光這兩個坡，也要修七個多月，何況還要在七個月之內修通兩千多公里的公路呢！這事，首先難壞了測量定綫人員宋鑑伯同志。他想：路綫沒选好，就會使同志們浪費幾萬個工。浪費，就是罪惡。他撇開原來拉駱駝走的路，在坡坎上爬上爬下前後轉了幾十趟。一天，終於找到塌了坊的陡坡。他高興地跳起來：“在這裡動工，要減少多少工呀！”當天就在這裡動工了。

雖尋到塌坊的陡坡，但工程仍是非常驚人的。第三工程隊尤忠同志生動地講述了這段情形；兩坡工程大，工人一見都紅了眼。一天夜里，剛起三更，醫生王得民慌慌張張跑來告訴尤忠說，工人不見了。這件事驚動了整個隊部。他趕緊披好衣服，跑到工人住的帳篷里一看，果真沒有一個人了。他心裡真急，趕緊跑向第二頂帳篷，照樣是沒有人。

“是不是被困難吓跑了？”不知是誰插了這麼一句。

“不會。”尤忠肯定地回答了這麼一句。因為他平時是非常了解工人的，他走出了工人住的帳篷，在門口一摸，工具全不見了，他的心裡嘩的一下全豁亮了。他們幾個人，慢步走出

帳篷朝前一望：夜黑漆漆的，那是旧历五月末，对面的土坡上，迸发着象萤火虫般的藍色火星，一朵一朵的，又好象正月十五晚上孩子們放的花炮一样。天黑，显的更刺眼了。如你側耳細听，可以听到吭吭咔咔的鎬头声，誰也不肯大声出一口气，那股勁头，真象战士們夜間进入陣地的样儿。尤忠跑到跟前命令他們回去休息，誰也不肯听，拉他們，誰也不肯动，就是腿腫的不能走路的同志，宁愿跪着刨土，也不肯休息。有好多人的手心裂开了大口子，血水染紅了鎬柄，也不回帳篷，他們說：“人沒有理想，沒有活动，不等于埋在棺材里嗎？你去看一看，慕政委的手，还不是同样流了血。”就这样，雪水河南北坡，仅用了二十天的時間，打破了世界工程記錄，按原計劃，提前十天竣工。

兩座陡峭的坡过去了。溝底下滾滾的大河怎样过呢？这个难题絞尽了不少人的腦汁。这条河不是普通小河，光河面就有四十米寬，人跳进水去，水能淹及前胸。搭座桥吧，又沒有木料；这里的一根木料，要經歷一兩千公里的艰难路程，才能运来。据說，一立方木料，需要有六百元的運費成本。那时，全綫才四輛卡車，不要說运木料，每日披星戴月的运面粉，还难滿足工人們的实际需要。在坚强的人面前，困难只能給人增添智慧，工人們終于想出惊人的办法；他們在河灘里割了几十捆紅柳条子，編了几十个筐子，筐子里裝上石头，放在嘩嘩的水流里，石筐排成行，形成坚固的小水堤，激流要越过阻攔，流速緩慢了，水面加寬了，水流也变淺了，他們就在这寬水面的底下，墊上石头用分水法建成过水路面，解决了桥樑問題。

南北坡修好了，雪水河的过水路面也建成了，检查一下工程够不够标准呢？这一下把人給难住了。全綫兩千多公里的綫路，前有探路队，中間有定綫組，后边有施工队，滿共才一架水平仪，沒有一个工程师。过去，曾听說过公路的規程，但沒有仪器，修出的公路能否适用，确实是大問題。那一架水平仪，早被前面定綫組的同志拿走了。大家的智慧一集中，又克服了困难，施工大队长張兆祥同志創造了水平仪。他用喝完酒的瓶子，里面裝上潔淨的泉水，瓶口塞紧軟木塞，瓶中留点空隙，形成一个白泡，把酒瓶橫躺过来，白泡位于酒瓶中央，就可說很平了。这个方法，虽然沒有水平仪那样准确，但解决了不少的問題。就用它一直把公路修到拉薩。測量弯度的仪器也用智慧給代替了。張兆祥同志常想：公路工程規定，弯度的半徑，不能小于十五公尺，也就是說，若半徑小于十五公尺，它的弯度將更大，汽車就不能通行。弯度的半徑，用繩子量准确，不就可以解决嗎？后来，每遇到有弯度的工程，他們就在轉弯的一側，选个假定中心点，用十五公尺的麻繩，一人按在中心点上固定不动，一人牽着麻繩的另一头，沿着公路推着轉，檢查了弯度，保証了公路的質量。事情象故意跟人作对似的，一到雪水河的南坡，中心点落在一个一落三十多公尺的悬崖下边，人在三十公尺的悬崖下，別說測量公路的弯度，用眼望都望不到。工人們想办法解决了这个問題；他們在河灘上拾了一些駝队上用过的爛槓架，按着最大的汽車样式，綁了一个七公尺長，五公尺寬的假汽車，六个人抬着它，在剛修好的公路上一步步的挪动，檢查着公路的弯度。

困难一天比一天多，工人和战士的智慧也一天比一天丰

富了。筑路大軍一过雪水河，又連續几个殘酷战斗以后，洋鎬都磨秃了，原先那一尺多長的兩面鎬刃，被坚硬的頑石磨成了不到四寸長的鉄錐头。力量再大，信心再足，沒有工具却是个惱火人的事情；这就和打仗一样，沒有枪彈，光靠空手和敌人搏斗，只能使人焦急。工人們想出就地修整的办法，他們每天下工回来，在河灘里，溝岔上，拾回成堆的干牛糞。到晚上，燒着牛糞火，用羊皮做的风箱煽旺，把磨秃了的十字鎬放在火里燒。不要以为牛糞火軟不頂用，時間久了能燒化鋼哩。等十字鎬燒紅，取出，放在坚硬的石墩子上，拿石块代替鉄錘，用力砸，終于把旧鎬变成新鎬。

过了雪水河，筑路大軍鑽进深山，很多工人沒有鞋子穿，行进在滿地荆棘和乱石上，沒鞋怎能筑路呢？后来，工人們創造了木鞋。他們用木板做鞋底，用駝毛搓成繩，結在木鞋底上，就成了一双很舒适的象广东人穿的木屐式的木鞋。衣服破了沒綫縫，就用駝絨捻成綫。沒有針，就用駝骨磨針。一个工人把半尺長的駝駝骨头，磨成一只一寸長的小針。張兆祥同志說：“是時間緊迫，如時間充足，工人非要磨成綉花針不可。我們的公路就这样磨出来了。”他覺得对公路的修筑估价不够完全，面色一沉，很严肃地补充道：“可是在筑路的速度上是飞。”

渡过雪水河，公路向前延伸了二三十公里，誰知道它的上游，又弯轉过来，橫擋住去路。河水的来势和从前也不同了，再不是先前那寬平的河床，也不是那沒胸的深水，河水流在这里，冲刷成几十丈的深溝，河岸离河水，直上直下，陡峭得吓人。河水流在这里，河面也变窄，可是水深增加了几倍。如站

在河岸上往下投块石头，半天才听见扑通一声，那声音显得非常沉重，看样子有两三丈深。很明显，在这里再用分水法制做过水路面，是不可能了。不用说用石筐挡水，就是用载满石头的汽车开到河心，也会有多少，冲跑多少。况且，几十公尺的悬岩，如修拦水坝，也要一两年的功夫。正在困难的时候，开来了人民解放军的工兵部队，由王宏恩连长带领着十二个人，他们来的人虽少，智慧却能胜天。他们和定线组一块研究，选择了一个两边悬岩向前伸展，形成天然桥的地方做桥基。悬岩上栽了桥樁，用很少几根木料，就搭成一座坚固的木桥。直到现在，虽然已改成巨石垒起来的宽大的石桥，但每当走到这里，你伏首一望，心里虽觉得有点惊险，也会大声感叹一声：“智慧呀！力量的源泉。”

三

在内地，有些同志，一听说青藏公路高达五千多公尺，常不自主的打个寒颤，紧接着，就会把空气稀薄，万物不能生存的一切困难，和青藏公路联系起来；其实，这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。经过两年多的建设，现在大大不同了。沿路可住上舒适的房子，公路上的车辆来往如梭，由于交通便利，每顿饭能吃上新鲜的蔬菜。各站建立了食堂，不少的站上，每顿饭可供应四种菜。我们到达海拔五千公尺的温泉站时，厨师竟给端来五盘菜。起初，我以为站长同志给了我们特殊待遇，跑到工人同志们的桌上一看，他们吃的和我们并没有异样，这才使我放心。

谁都知道，今日的美好，是工人和战士们的血积壘而成

的！不少的工人，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灘上献出青春；也曾有战士在高山峻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好，讓我繼續講講他們吧。

筑路工程不分晝夜的向前迅速发展，公路綫日夜不停的延長。工程进速快，是件喜事，可是运输力却成了大問題。組織上关怀，又撥来十輛汽車；一千多人要吃飯，这样長的运输綫，十輛汽車能解决什么問題呢？因此吃不上面粉吃糌粑，青菜吃不上吃辣子面。这种簡單的生活，坚持几天还没有关系，時間一久，就招来了許多麻煩。工程进到昆仑山溝里，很多人因吃不上青菜得了病。第二工程队总共二百一十九名工人，就病倒一百三十多人。一步都不能挪动的有四十多个。从整个病况来看，大体相同：齿根发干，眼珠出血，毛发干燥，兩腿腫的象白面饅，脚踝腫的有碗口粗。医生雷布川一見，也很着急，他知道：这是坏血病，若紫斑出血，将会没办法挽救生命，况且，又不是一兩個人，而是成批成羣的病倒，如有一点差錯，修公路的任务靠什么保障呢？从斗争中得出的經驗是宝贵的。医生雷布川，过去和运输縱队在草原上生活过多年，治疗这种病症很有办法。他肯定地对工人說：“別看現在攤到地下走不动，我敢給你們发誓：輕者三天保險治好，重者兩個礼拜。”当时，有些工人还不相信，当着医生的面不便說，背着医生則說：“現在我們只有坐着等死。”雷布川知道这是缺乏青菜造成的病症，把特效药維他命C，讓病人来吃，普通病人吃一百五十个MG，重病人增到六百个MG。結果，一步都不能挪动的重患者，到第三天头上，果然就能走动了，沒出一个礼拜的时间，病人全部上工了。

經過一段艰苦的日月考驗，大家学会許多生活本領，更有意思的生活开始了。大队一到楚馬尔河灘，发现草灘上長着不少野葱，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地帶，可算是少見的蔬菜。那几天剛落过雨，葱芽綠油油的，真饒人。每到收工回来，工人們都搶着去挖野葱，那一頓也少不了青菜吃。丰收的日子来了，河灘出現了成羣的野羊、野馬、野牛，这可是提供了解决菜源的好材料。各工程队都組織了打獵組，外出打獵。这里的野羊，从来沒有見過人，因此，它們見了人，一点也不害怕，任你吶喊和打枪牠只管大模大样的吃草，一直等人走近了，才迈着緩慢的步子走开。夜間，駕駛員在公路上行車，車輪常常压死野羊，不少的駕駛員，經常得到这个意外的收获。有些工程队，野羊肉积的吃不完，就送給别的工程队。有了野葱和鮮羊肉，包葱花羊肉包子，味道非常鮮美。伙食得到改善，工人們个个吃的肉敦敦的，再也不会生坏血病了。

扑获獵物，也常碰到危险的遭遇。工人馬尊义，在解放以前，被国民党抓去当过几年兵，枪法非常准。一天，他在山梁上遇到一只野牛，他沉着气，順着坡坎漸漸向野牛接近，当他觉得目击物已进入步枪有效射程时，扣动板机，“嘭”的一声，野牛应声栽倒了。他高兴地跃身而起，沒等他向前走出五步远，誰知野牛并未打死，忽的一声站起来，豎起那兩只銳利的牛角，象兩把刺刀似的，直向他扑，看样子决心死拚。在这一刹那，心里若稍有一点慌乱，將會結束自己的生命。馬尊义很沉着，任凭野牛往自己身上扑，他理也不理，抓紧一秒鐘的时间，沉着地推上第二顆子彈，等牛角快刺向自己的胸部的时候，他往左側猛一閃，野牛体大身笨，不能立即轉过头来，只好按

着原先的方向冲去。野牛扑空了，就在这个短短的空隙里，他发射了第二枪，野牛吼叫了一声，躺下去。可是牠还没有死，兩只大眼瞪的有茶碗大，四蹄在空中乱蹬，咻咻的喘粗气。等馬尊义发射了第三枪，才結束了它的性命。这只野牛拖回住地，一过称，足有六百多斤。

每餐有野牛野葱，增加了适合高原气候的維生素，提高了工人同志們的生活机能。在修筑洮洮河过水路面时，漂着冰块的河水遮胸，工人們脫光了身子，在冰水里連做数小时的工，出水后仍安全无事。受最大考驗的，是进軍在唐古拉山頂上的复員軍人李云同志帶的工程队。

唐古拉山頂，海拔五千三百多公尺，空气稀薄，使人难以呼吸。过去，人們傳說这个地帶，是活人不可攀立之地。在旧社会，从外国鑽进中国来的科学家，把这一帶描述的更可怕。我們的筑路大队到达这个地方时，才揭开了这个謎。

那是九月初的天气，正是高原上的雨季，大队剛登上山頂，后面风火山一帶，剛修好的路面起了泛漿。后路被堵死，运输綫被切断了。有一百来公里的路面，不用說滿載着重負的汽車，就是一个空着手的行人，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跳儿跳，干巴的草灘、路面，都会汪出亮晶晶的水来。运输綫被切断，給挺进唐古拉山的筑路大队帶來不少的困难；先前，每日还可以吃到辣子面，大头菜，自从汽車断絕来往，不用說副食，就是每日必备的面粉、粮食，也已全部断絕了。在那些日子，把領導人員慕生忠政委給急坏了，他知道：前哨部队的口粮如不解决，工人們將有生命危險。突然的情况，沉重的心情，使他象民間傳說里說的，一夜由黑发变成白发。他担心前

面的工程,更担心工人和战士们的生命。后面的供应人员,见情况危险,急忙组织了驼运,支援唐古拉山的前哨部队。谁知高原上的路,是非常遥远的,站与站就相隔几百公里。几百公里的公路,在汽车轮下算不了什么,可是在驼运队的脚下,却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。就这样,工人们一直坚持了九天。第二梯队的工人们,原以为前线饿着肚子的工程队,发生什么意外,其实不然,居住在高达五千多公尺的工程队,不但没有一个被饿倒,而且始终没有停工。残酷的环境,艰巨的战斗,却使他们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。

李云同志带领的工程队,从小唐古拉山出发,刚登上常年积雪的大唐古拉山,就断粮了。他见到同志们背的粮袋里的粮不多了,就召开动员大会,动员全体同志们节省粮食。后来每日仅喝两次拌汤。就这样,人们的镐头也不停,每天照样坚持十多个小时的工作。一连喝了六天拌汤,时间一长,连拌汤也喝不成了。盼到第九天,还是见不到一粒粮食,他真焦急,忧虑了。他想了许多继续生存的方法:想组织一部分人出外打猎,可是一进到唐古拉山区,因为地势高,空气稀薄,根本没有野牛和野羊;想去挖野菜,这里哪有野菜呢?别说野葱,在这险峻的大山上,连野草都很少,山上少有的几棵鲜苔,没等抽出绿叶,在夏末,就被早来的寒霜打枯萎了。他想组织一部分人到后面站上去背粮食,可是几百公里的路程,靠步行得走到几时呢?后来,在唐古拉山顶上,他们找到了一个几十亩地大的碱水湖,这叫唐古拉湖。李云走到湖跟前,见冻了冰的湖面上,长着许多水草,天寒地冻,叶儿上已结上冰碴儿。他捞了一大把带回帐篷,工人见了抢着要吃,他阻拦道:“我先吃,吃